



简介

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，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，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，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。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，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。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个期间，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、不同行业，先后当过服务员、旅馆服务员、清洁女工、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，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、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。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，又出乎意料地幽默，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、住房、医疗、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。

《我在底层的生活》书评

● 文 | 朱王元

“害怕失去本就少得可怜的东西，竟能让一个人没底限地软弱下去。”

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的《时代杂志》专栏作家、记者芭芭拉·艾伦瑞克因为某一次吃完价值30美元的鲑鱼和田园沙拉后“口不择言”，开始了她在美国底层社会的“卧底”生活。

芭芭拉先从佛罗里达州的炉边快餐店女服务生做起，工作包括：做食物、扫地、擦洗器具、将食材切片、补满饮料桶等等，时薪2.43美元再加小费，工作6-8小时，除了在马桶上，平时不能坐下。之后芭芭拉又在缅因州当过保洁员，每天腰酸背痛，时薪6.25美元，客户支付的服务费是每小时25美元（女佣公司：我们也是要赚钱滴），最后她当起了明尼苏达州沃尔玛销售员，整理被顾客翻得一塌糊涂的货品，十小时内休息两个十五分钟。

工作辛苦并不是在美国底层生活憋屈、痛苦的原因——歧视才是。

在所有员工不得不参加的工作会上，经理剥夺服务生在休息室吃饭的权利、痛斥他们的“懒惰”。

作为新进员工参加药物检测，“被命令到走廊上排队站好，被人威胁要搜查置物柜，指着鼻子毫无根据地谩骂。”

19岁的捷克籍洗碗工乔治不愿像其他人一样从休息桌拿烟抽，这样的老实人竟然被怀疑偷东西。

明明有拖把，家政公司却把匍匐在地、用双手和膝盖清洁地板当作女佣公司的卖点。

凡此种种。

当然，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也总有人性的光辉，在做服务生时，芭芭拉的同事盖儿从小费里挖出钱来，帮一个无法工作、手头又没钱的技工买硬饼和肉汁。盖儿的举动打动了芭芭拉，芭芭拉也开始参与救济这位技工。

在明尼苏达州的时候，芭芭拉把重复、无效、令人绝望的整理货物劳动和西西弗斯作比，西西弗斯是伟大而可悲的，伟大在于他从未放弃，可悲是因为他不能放弃。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亦如是。罗振宇曾经写过一篇《视野窄化》，穷人之所以穷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求上进，而是金钱的缺乏使他们更害怕失去——视野变窄、决策力下降。芭芭拉在动员沃尔玛员工要求老板加薪、延长休息时间（芭芭拉的要求一点不过分）时，员工们因害怕丢饭碗而退缩了。

害怕失去本就少得可怜的东西，竟能让一个人没有底限地软弱下去。

可惜，同情不能当饭吃。

可惜，他们没有足够的学识和文笔来记录自己的辛酸。

他们也想变得更优秀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可惜，他们没有时间（成本）去学习新的技能。

自小我们从媒体上得到的信息或宣传就是：美国是一个充满民主、充满机遇的移民国度，自由女神欢迎每一个有能力的人。芭芭拉让我反思，我们是否只看到了美国社会光鲜亮丽的一面？正如芭芭拉在自序里所言：“在社会如此富足丰裕的时刻，即便有着种族、教育、健康及动机所带来的这一切优势（我以为这种优势需持怀疑态度），一个人在经济的最底层仍然必须挣扎求生。”